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边疆话语丛书 策划 王族

花儿：

青铜枝下的歌谣

◎叶舟 著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花火」

◎ 叶舟 著
青铜枝下的歌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 / 叶舟 著. — 乌鲁木齐:新疆
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6.6

ISBN 7-80658-856-6

I. 花. . . II. 叶. . . III. 花儿—文学研究

IV. I20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679 号

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

叶舟 著

出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路 118 号

邮编 830000

印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开本 880×1230 1/32 开

印张 5

字数 13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58-856-6

定价:18.00 元

目录

认知：花儿——河源上游的奇迹之花

- 2/ 和一种花有关
- 7/ 和一种地理有关
- 10/ 和源头与传说有关
- 16/ 和历史有关
- 26/ 花儿：穷人的诗歌
- 30/ 花儿：贫瘠的宗教
- 32/ 花儿：汉语的净土
- 38/ 花儿：灵魂的抒唱
- 41/ 花儿：爱情的烽火

经典：花儿 100 首

- 46/ 第一辑：不死，就是这个唱法
- 52/ 第二辑：人世上绾一个想头
- 59/ 第三辑：花儿是光阴里的药方子
- 68/ 第四辑：来世吃下同一个咒

漫游： 这片青铜之地，是我用身体丈量出来的

74/ 少年的山上

87/ 西宁的街道上走过

94/ 他们的谣唱

99/ 边地兰州

108/ 寻访歌手

127/ 在西宁

对话： 与“花儿王”朱仲禄先生”

140/ 与“花儿王”朱仲禄先生

■认知：

花儿——河源上游的奇迹之花

在我的认知和理解上，“西北花儿”乃是一种穷人的诗歌、贫瘠的宗教、汉语的净土、灵魂的抒唱、爱情的烟火……它是一朵花，慰藉人心；它是一种营养，光耀人性；它还是一种唱读，说出人道和关怀。

和一种花有关

我所谈及的事物，肯定和一种花有关。

日月经行，昼夜不舍。在河源上游的这大片高地上，这种花本来是一种常识，一种朴素的认知：无论在田间沟壑、林间草柯，或是在散落的黄泥小院和焦山渴水的视野中，它是一种日



◆正午 范宏亚作

常的色彩，一份寄托，一点暖意，点缀在劳作和生息的土地上，顺随自然，花开花落。高地的寒凉和自然环境的恶劣，使这种花有了一种挣扎的色彩，一副夺目和攀援向上的姿态，给人以安慰，予人以踏实的念想。随手撒下的一把花籽，落地生根，蓬勃茁壮，葳蕤摇曳，使四序变得泾渭分明，让生计呈现出明朗和灿烂的一面。在满目创痕的黄泥村落中，他们除了拾掇下粮食、牲口和儿女外，还要侍弄下一丛丛花木，煨心养目，苦度时日。在冬天，他们要背净山上的肥雪，储藏化水，以待来年；在夏日的焦干中，他们悉心服侍，以水喂养，而后扶住花木，心中的嗓子破展而出，一曲曲歌谣便会漫漶而泻，沸反盈天，缭绕不绝。

因此，他们用视野里最美的事物，来命名这种心中的歌



◆老版本《花儿选》

谣——这便是河源上游无处不在的“西北花儿”。

这种花名曰：牡丹。

在 W·爱伯哈德的《中国文化象征词典》里，这样论述了这种花：牡丹（Peony），乃是“花之后”。它从前叫“芍药”，大约从公元 5 世纪时起，就已有将它称为“牡丹”了。在《诗经》中，热恋的青年男女就相互赠以芍药。牡丹大约是 8 世纪时，从过去土生的芍药花中培植出来的。牡丹花有各种颜色，但是从过去到今天，红色的牡丹花始终是最名贵的。白牡丹象征着美丽而又聪明的年轻姑娘。传说有个叫做“白牡丹”的女人，向仙人吕洞宾挑战，最后还是白牡丹获得了胜利。宋人欧阳修曾专为白牡丹写过一本书，唐代的诗人们也

曾在他们的诗作中歌颂过白牡丹。

在许多时代，“牡丹”几乎成了“花”的代名词。

有个故事可以追溯到明代戏曲中说武则天帝曾傲慢地下令所有的花必须立刻开放，结果只有牡丹花不服从她的命令。这个情节后来还被加以扩充，写进了小说《镜花缘》中。在俗语中，“牡丹”指魅力能使人神魂颠倒的年轻美女。民歌中唱道：“等到园中牡丹开”、“牡丹花开香千里，引得花开彩蝶来”、“牡丹花开情郎摘”（这里“牡丹”指姑娘，“彩蝶”指小伙子）。更特别的是：“露珠滴下牡丹开”。

在绘画中，牡丹常与荷花、梅花、菊花等画在一起，它们象征着四季，牡丹代表春天。牡丹与芙蓉画在一起，表示“荣华富贵”，其它还有：与海棠在一起，表示“光耀门庭”；与桃在一起，表示“长寿、富贵与荣誉”；与松树和石头在一起，表示“富贵、荣誉和长寿”。

爱氏的评论，因了他的熟稔和资料，或许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词条内涵搜罗殆尽，尽情铺陈，泼墨渲染。但他也难免

挂一漏万，遗缺了黄河上游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西北花儿”。他缺乏的不是眼光与趣味，不是材料的堆砌；相反，他失于对草根阶层的文化关注与情怀，更失于真正的田野调查。

在河源上游的文化进程中，被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用“牡丹”一词所命名的“西北花儿”——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民间的口述史，一册疏离于主流文化的边疆歌谣史。

由此，牡丹成了“花儿”的象征。

它在歌名、曲调名、唱词、衬句中，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其显赫的地位和人们赞美的程度，已到了“牡丹崇拜”的颠峰。据专家王沛先生考证，这种“花神崇拜”与《诗经》中的“赠之以芍药”（即牡丹）的诗句，以及与唐宋之际的中原一带崇尚牡丹的习俗是一致的。

在上游的滩涂两岸，生活的艰辛和寂寞的劳作，只能用一种简约的方式来舒缓和表达。于是，在黄泥涂抹的村落巷道，在高耸入云的清真寺墙上，以牡丹为核心的花卉砖雕，丝丝入扣，逼真形象。《河州花儿研究》中记载：1980年5月，在临夏（古河州）市南龙乡发掘的金墓，是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进义校尉王吉的砖墓，墓内浮雕有“王祥卧冰”、“深山葬母”等孝子贤



◆定西剪纸

孙的故事,更有许多雕刻精美、造型生动的牡丹等花卉图案。所以,从久远的古代起,牡丹不仅是人们歌咏的美之化身,而且深入到了百姓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了民间艺人们进行创作的吉祥物。

在歌声如潮、嗓音泛滥的河源上游,牡丹本来是一种素朴的常识。但随着岁月的更迭,薪火的传承,它又突破了常识,成了一种寄托和象征的替代物。在这一带,“栽牡丹树”、“浪牡丹月”、“绣牡丹花”、“剪牡丹图”、“喝牡丹酒”成了一种世代继承下来的习俗,甚至到了爱牡丹成癖的地步。如歌中所唱:

“花儿里俊不过红牡(呀)丹,
人里头好不过少年。”

“尕妹是牡丹(者)将开开,
阿哥是绿叶(者)配哩。”

一个词一旦成了象征物,它就有了被寄托的可能,而以它去命名一桩神圣的事物,则代表了一种理解力和慧眼。在河源上游的中心区,以这种边疆歌谣“花儿”为主要文化象征的河州一带,盛产紫斑牡丹,另有粉西施、艳南、大红袍、绿牡丹、紫二乔、醉胭脂、象牙白、金花状元等上百个品种(李嘉钰先生考证)。张亚雄先生在1940年说:“世称牡丹以洛阳产者为贵,故又称牡丹曰‘洛花’。相传洛阳名花,本来借种河州,则河州牡丹甲天下矣。”诚哉斯言。

花神降临,以“花儿”命名的这种山歌,使诸如“少年”、“山歌”、“野曲”、“大山歌”之类的纷乱称谓归于统一,也更易于人们的理解。不仅如此,“花儿”还进一步指称着对异性的爱欲——特别是唱词中大量的对作为“意中人”的“牡丹”的比喻和赞美。因此,以“花儿”来命名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如:

“我维下的花儿(哈)你没有见/赛过了才开的牡丹”，“想起个花儿(者)哭下了/吃不下羊羔的肉了”等等。

后来，在男女对酬的咏唱中，为了角色的需要，这种山歌就有了“少年”这一称谓，如：“多少的男子汉我没有要/端要了十八的少年”；“少年人爱的是红牡丹/没怕个山高(么)路远”。

但“少年”终究是“花儿”这种称谓的词义延伸和扩展运用。

逝者如斯，歌音未绝。在那些水上运输的筏子客，吆驴赶马的脚户哥，架设飞檐的巧木匠，背弓弹毛的擀毡匠，清真风味的馆子家，四方盈利的买卖人和浪山漫歌的唱把式眼中，“牡丹”回归到了它的本义，“花儿”成了一种常识性的认知。现在，这种事物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随，普通得像一碗油泼辣子的



◆雨丝 范宏亚作

长面，像一筐秋天拾起的疲惫的洋芋蛋。

但它却是不可或缺的食粮，是养人性命的营养。在天远地偏的河源上游，在荒凉焦干的旱塬和沟峁上，漫一首“花儿”，能送落太阳，迎出月亮。

和一种地理有关

我所谈及的事物，肯定和一种地理有关。

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跟地理环境分不开。比如希腊，它的文明就是被石头和海水填充起来的：神庙、雕像、殿堂……在大诗人埃利蒂斯的作品中，能清楚地看到海水和石头如何构建了这一种文明的内涵——石头是他们的家，海水是他们的想象。海平面使他们对远方的世界充满好奇，眼神凝视；而石头则叫他们的心里踏实，有一份自信和雍容的气度。

论及东方大陆腹地深处的这种民歌，也莫不如此。

溯源而上，大鹰挂在天上，雪山危峙，罡风浩荡，上游的黄河水越变越窄，越来越薄，几近于透明。终于，它们变成了无数神经末梢般的经络，散布在草原、地表、山涧之中，脉流不止，交织成了一片水，成为源头和河流。

在这篇文字中，我称它们为“河源上游”。

河源上游的这片高地，仿佛一块青铜，被岁月的吹鸣和风沙一再喑哑地埋下。但在青铜深处，它还保存着一息尚存的铜灯，映照着边疆的生民，护卫着自己的念想。假以时日，青铜花开，就会在它遒劲的枝条下，诞生下牛羊和马匹，呈现出诗卷与歌谣；同时，艰辛和煎熬的生活，也会随着这一盏铜灯的照耀，变得底气十足，韵味悠长。因为，这一盏绽放的铜灯，就是牡丹花儿开。

“长江（么）黄河是长辫子，
青海湖是耀人的镜子。”



◆细语 范宏亚作

“远看（么）黄河是一条线，
近看（么）黄河是海边。”

是的，河源上游承接着三块巨大的地理概念，像一卷古旧且斑驳的地图，偎进了陆地的深处。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的褶皱里，养育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和艺术之花，然后顺水而下，漫唱蜿蜒，哺育了下游的文明和奇迹之花。

像经书上说的那样：在旷野和高地上，才有诸神闪现。

事实上，横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的这片河源上游，分属于甘、宁、青三省，在地理上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单

位。但自然地貌和文化的经脉,早已超越了行政区域的划分,将它们血肉相连地绾在一起。河源上游,流沙、绿洲、戈壁、草原、平原、盆地、雪山、河流错杂交汇,层次分明。甘肃境内大多为黄沙与绿草交织,高山与大河相伴,黄土和戈壁为邻,古老的丝绸之路横贯东西,勾勒出了一幅“铁马秋风塞上”的精美画卷。而在东部的河套地区,黄河水平静婉转,波澜不兴,慷慨地成就了九曲怀抱中富裕恬静的宁夏。掉棹西进,闪身融入莽莽苍苍的草原和荒滩,举目之中,皆是碧绿的湖泊、如云的毡帐和遍地的牛羊。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化的熏染下,青海露出了她吉瑞温煦的面孔。

◆乡情 范宏亚作



在这条河水的臂弯里,枕着一座名叫“河州”的早码头。

它就是名扬遐迩的“西北花儿”的发祥地。河州,乃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古老名称。根据史书记载,十六国时,前凉分凉州、置州,治所即在现今的临夏市西南,曾先后设为镇、州、路卫、府等。它所辖之境,虽因朝代的变迁和战争的动乱屡有变化,但大致相当于现在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和青海省民和县以东的广大地区。由于山水相连和长期的贸易往来,这一地区的各个民族均以“河州话”作为共同的生活用语。某种程度上,将“西北花儿”简略地称之为“河州花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人们公认的一个概念。

另外,在以河州为中心的河源上游,生活着汉、回、东乡、撒拉、土、保安和部分藏、裕固等民族。他们自持信仰,民风芜杂,生活习性与风俗琳琅满目,但相互的交融和砥砺,形成了“西北花儿”最适宜和最美妙的温床。

于是,以唱词优美、曲调生动异常的“花儿”,借助河源上游的劲风,吹向了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广袤地区。就连靠近陕西、四川一带的地域也波及盛行。它成了西北的文化之魂,粲然绽放。它与内蒙古的《牧歌》、《爬山调》、苗族的《飞歌》、

藏族的《拉依》等争奇斗妍；与陕西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安徽的《挣颈红》等媲美竞秀，但又独拥自己奇特而瑰丽的本色和资质。

因了这样的特征，“花儿”的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汪洋浩瀚，音调之丰富多变，一直位列于全国民间音乐艺术之冠。

同时，因了它千百年来口口相袭的传唱，关乎河源上游，甚至广大的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情风俗、历史进程、自然演变等珍贵的历史史实，都还生动地“活”在唱词当中，成了一部人们认识西北、研究历史的“大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民间口述史及边疆歌谣史的“活化石”。如歌中所唱：



◆春风 范宏亚作



◆细语桑麻 范宏亚作



◆纳凉 范宏亚作

“猪八戒上下的狮子山，
孙悟空他不怕路远；
有福了同受（么）祸同担，
死活是一搭里的连伴。”

和源头与传说有关

我所谈及的事物，肯定和传说有关。

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中，大凡一种传统文化种类的生发，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上神话的色彩和远古的奇迹，以此作为天授之物，争取一个正统的地位，谋求主流形态。如今看来，有多少类似的文化都灰飞烟灭，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捧冷灰和余烬，被人淡忘失存；但有幸传承下来的那一部分，其身上披负的绚烂传说与奇迹，也早已化成了自身的血肉，须臾不可分离。比如，摩西劈开红海，率众出埃及记；比如《贝奥武甫》；再比如《天方夜谭》中某些迤逦的述说。

又比如，河源以上广袤的青藏高地上，在藏人部落间，在寺墙内外，在神山圣湖中，就流传着许多天授奇才，一夕之间能说唱几十本《格萨尔王传》的惊人故事：一个牧羊娃目不识丁，赶着羊群在草原上吃青，自己抱着鞭杆子在山洞里打瞌睡。结果，梦中降下了祥瑞，被点化成金，成了游走四方、信步东西的说唱艺人。

有一个耳塞目瞽的老者，一身烂疮，却在朝圣的路上被圣湖之水沐浴一新，不仅变得眉清目秀、雍容有加，而且肚子里揣满了格萨尔王爷的成卷故事。他舌灿莲花、汗漫滔滔，背着一杆三弦琴浪